一

宋板晦庵語録

孟蘋先生收藏宋元板極富云此書亦可
備一格因以貽之
壬戌冬季徵廬識于京師

晦庵先生語録大綱領目録




門人十三家所録




卷之一

心性情才 凡六十六段

廖德明　余大雅

李閎祖　葉賀孫

潘時舉　董銖

金去僞　萬人傑

楊道夫　徐㝢

林夔孫　沈僩

卷之二

命　凡四段

廖德明　陳文蔚

董銖　萬人傑

氣質　氣　凡十五段

廖德明　余大雅

陳文蔚　李閎祖

葉賀孫　董銖

卷之三

沈僩

道德 凡二條

道 凡五條

萬人傑

德 凡四條

廖德明

楊道夫

誠敬（凡十六條）

廖德明　余大雅

李閎祖　葉賀孫

潘時舉　萬人傑

沈僴

禮義仁智（凡四十一條）

廖德明　余大雅

李閎祖　葉賀孫

潘時舉　董銖

萬人傑　徐寓
沈僩
忠信　凡八條
廖德明　李閎祖
徐寓
卷之六
中庸 中和　凡六條
廖德明　余大雅
李閎祖　沈僩

言行 凡五條

廖德明 李閎祖

葉賀孫 徐寓

志意 凡二條

李閎祖 葉賀孫

忿慾 喜怒 善惡 吉凶 凡五條

廖德明 余大雅

陳文蔚

賢者功用

凡三十六條

廖德明　余大雅
陳文蔚　李閎祖
葉賀孫　潘時舉
楊道夫　沈僩
廖德明　余大雅
陳文蔚　李閎祖
萬人傑

聖者功用　凡五條

廖德明　萬人傑

楊道夫

一致之理　凡六條

陳文蔚　李閎祖

經權　凡二條

李閎祖

董銖

信順

楊道夫 凡二條

卷之九

明經

廖德明 李閎祖 葉賀孫 凡四十一條

卷之十

尚論聖賢 凡五十二條

附録上
范朱二先生疑難問荅

答吕祖儉帖　答潘景愈帖
答孫應時書
鵝湖辨論
與二陸賡和詩
與東萊往還帖
祭陸子壽文
無極之辨
答陸子韶子美書
答陸子靜書

附録下

晦菴先生語録大綱領目録終

晦庵先生語錄大綱領卷之一

門人十二家所錄　凡八十六段

心性情才

問性具仁義禮智先生曰此是說成之者性上面更有一陰一陽繼之者善只一陰一陽之道未知做人做物已具是四者雖昆虫皆有只偏而不全濁氣閒隔

盡心以見言盡性以養言

仁義禮智性也且言有此理至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始謂之心

如心性亦難說甞曰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動心
者性情之主
有是理故生是氣自一陰一陽之道推來此性自
有仁義
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只是窮理格物不須他
求故聖人罕言性
問盡心莫是見得心體盡或只是盡忠盡信之類
否曰皆是
竇見先生因舉張無垢人心道心解云精者深入
而不已一者專志而無二亦自有力先生曰人
心道心且要分別得限界分明竇曰人心者喜

怒哀樂之已發未發者道心也先生曰然則已發者不得謂之道心乎竇曰了翁言人心即道心道心即人心先生曰然則人心何以謂之危道心何以謂之微竇曰未發隱於内故微也發不中節故危是以聖人欲其精一求合夫中先生曰不然人心者人欲也道心天理也所謂人心是氣血嗜慾之類皆從此出故危道心是本來稟受仁義禮智之心聖人以此二者對待而言政欲察之精守之一也

孟施舍北宫黝是不畏死而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不動心告子惟恐動着他心

問孟子言情與才皆善如何曰情本善其發也未有染汚何嘗不善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譬物之未染時只是白

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曰存之養之便是事心性便是天

北宫黝孟施舍只是粗勇不動心

盡其心者由知其性也先知得性之理然後明得此心知性猶格物盡心猶知至

○以上見廖德明録

孟子説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最為學第一義也故程先生云聖賢千言萬語只是

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
向上去
余大雅臨別請益曰只在求放心此心流濫無所
收拾將甚處做管轄須先就自家心上立得定
決定不雜則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是心
美惡亦不難辨況天理人慾不兩立須全在天
理上行方見得人慾消盡義利不待分辨而明
論心性情之別答曰在天爲命稟於人爲性既發
爲情此其脉理甚貫仍更分明易曉惟心乃靈
明洞徹統前後而爲言耳據性上說寂然不動
處是心亦得據情上說感而遂通處是心亦得

故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文義可見性則
具仁義禮智之端實而易察知此實理則心無
不盡盡亦只是盡曉得耳如云盡曉得此心者
由知性也

或問人物之性一源何以有異荅曰人之性論明
暗物之性只偏塞暗者可使之明已偏塞者不
可使之通也横渠言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
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别

流行造化處是善凝成於我者即是性繼是接續
綿綿不息之意成是凝成有主之意

呉伯豐論性有已發之性有未發之性荅曰性纔

發便是情情有善有惡性則全善也若語及心
則又是一个包總性情說話大抵言性須見得
是元受命於天其所稟賦自有根本非若心可
以一槩言
捨心則無以見性捨性又無以見心故孟子言心
性每相隨說仁義禮智是性又言四端之心
今說求放心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
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謂道
亦此心也脩道之謂敎亦此心也以至致中和
賛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即心知也格物即心
格也克己即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

只爭毫髮地爾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今且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着自然有契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爲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爲物欲係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常自警省則高明廣大常自若非有增損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皆自此做儘有商量也

心性情王德修云盡心然後知性先生曰情性心固是一理然命之以心却是包着性情在裏面

故孟子却以說盡其心者以其知性故也此意
横渠得之故説心統性情者也看得精邵堯夫
亦云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身者心之
區宇物者身之舟車語極有理
以上見余大雅録
盡性是盡得性如性有仁須盡得仁有義須盡得
義無一些欠闕方是盡踐形如踐言踐約之踐
人有形必有性如耳形也必盡其聰然後踐耳
之形目形也必盡其明然後踐目之形伊川曰
踐形是充人之形盡性踐形只是一事
程子曰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

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孟子言人
性善是也夫謂繼之者善猶水流而就下也先
生曰繼之者善指發處言之性之在人猶水之
在山其清不可得而見也流出而見其清然後
知其本清也所以孟子只就見孺子入井皆有
怵惕惻隱之心處指以示人使知性之本善也
易所謂繼之者善在性之先此所引繼之者善
在性之後蓋易以天道之流行者言此以人性
之發見者言唯天道流行如此所以人性發見
亦如此如後段所謂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
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嘗謂易在人便是心道

在人是性神在人是情緣他本原如此所以生
出來亦如此一本故也
窮理是理會得道理窮盡處盡性是做到盡處如
能事父然後盡仁之性如能事君然後盡義之
性
求放心伊川謂心本善流入於不善乃放也四端
備於吾心心存然後能廣而充之心放則顛冥
莫覺流入不善是失其本心如向爲身死而不
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若此類是失其本心又
如心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
在焉亦是放

用之問天命之謂性以其流行而付與萬物謂之命以人物禀受者而謂之性然人物禀受以其具仁義禮智而謂之性以貧賤壽夭而言之謂之命是人又兼有性命曰命雖是恁地說然亦是兼付與而言

○以上見李閎祖録

問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別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自其禀受者言之理則就其事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然合而言之則天即命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是如此否曰然

或問君子不謂性命曰論來口之於味至四支之於安佚固是性然亦有合下賦予之命仁之於父子至聖人之於天道固是命然亦有各得其所受之理便是性孟子恐人只見得一邊故就其所主而言舜禹相授受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來只有一箇心那有兩樣亦只就他所主而言人心如口之於味若以為性所當然一向惟意所欲却不可蓋有命存焉須着安於定分不可少過如此始得道心如仁之於父子若以為命已前定任其如何更不盡心却不可蓋有性存焉須着盡此心以求合乎理始得又云

口之於味至安佚雖説道性其實巳不是性之
本原惟性中有此理故口必於味自然發出如
此若本無此理口自不欲味四支自不欲安佚
飛卿問形色旣是天性如何聖人却方可踐形曰
踐如掩覆得過模様如伊川説充其形巳自好
形只是形體色如臨喪有哀色之類人生得於
天其耳目鼻口者莫不皆有此理與衆人一般
惟衆人有氣禀之雜物慾之累雖同是耳目口
鼻唯其不足於聰明别臭味故不能充踐此形
此聖人耳目十分聰明方可以踐此形
所以謂性即理便見得惟人得是理之全物得是

理之偏告子止把生爲性更不説及理孟子却
以理言性所以見人物之辨
其許多説話是太極中説已盡太極便是性動靜
陰陽是心金木水火土是仁義禮智信化生萬
物是萬事又云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此數句甚妙是氣與理合而成性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自與大學先正其心語脉不
同此正字見期待其效之意仁者先難而後獲
正心恰似先獲意思先獲是先有求獲之心
致道謂心爲太極林正卿謂心具太極致道舉以
爲問先生曰這般處極細難説看來心有動靜

其體則謂之易其用即謂之神直卿退而發明

曰先生道理精熟容易說出來須至極賀孫問

其體則謂之易體是如何曰體不是體用之體

恰似說體質之體猶云其質則謂之易理即是

性這般所在當活看如心字各有地頭說如說

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心爲主而不違乎理

各就地頭說始得

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以

人言之其體謂之心其理謂之性其用謂之情

體非體用之謂

爲仁以孝悌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悌之本爲仁

以孝悌爲本即是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論性則以仁爲孝悌之本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皆發於心德之自然故論性以仁爲孝悌之本爲仁以孝悌爲本這仁字是指周遍及物者言之以仁爲孝悌之本這仁字是指本體發動處言之擧賀孫看如此不知是否曰是道理却自仁裏發出首先是發出爲愛愛莫切於愛親其次便到悌其兄又其次到事君以孝悌及於他皆從這裏出如水相似愛是源頭漸漸流出

○以上見葉賀孫錄

亞夫問氣質之說起於何人曰起於張程極有功
於聖門如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不
分曉性那有三品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却
不曾說氣質所以費分疏諸子說善惡善惡混
使張程之說早出則自不用紛爭因舉張橫渠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舉明道云論
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且如仁義禮知是性世間却有生下來便無狀
是如何只是氣稟如此若不論氣這道理便不
周匝所以不備只論氣稟善惡却不論那一原

處只是這箇道理又却不明此自孔子曾子子
思孟子理會得後却無人說謙之問天地之氣
當其昏明駁雜之時則其理亦隨而昏明駁雜
否曰理那是恁地只是氣自如此又問若氣如
此理不如此則是理與氣相離矣曰氣雖是理
之所生然既是生出則理管他不得如這理寓
於氣了日用閒運用都由這个氣只是氣強理
弱

問盡心知性曰性是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却盡
个甚麽又問知其性則知天曰性以賦於我之
分而言天以公共道理而言天者便脫模是一

个大底人人便道一个小底夫吾之仁義禮智即是天之元亨利正凡吾之所有者皆自彼而來也故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
問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如火之炎上水之潤下此是故人不拂他潤下炎上之性是利先生云故是本然底利是自然底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固是他本然之性如此然水自然潤下火自然炎上便是利到知者行其所無事方是人知得自然底從而順他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方是說性與天道

曰性無形影可以摸索只是有理耳惟情乃可得
而見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也故孟子言性乃
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蓋性無形影惟情
可見觀其發處旣善則知其性之本善必矣
○以上見淄時舉録
率性是循吾本然之性便自有許多道理
問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知則不能以明
覺爲自然先生曰明道所謂天地之常以其心
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
情所謂普萬物順萬事者卽廓然而大公之謂
所謂無心無情者卽物來而順應之謂自私則

不能廣然而大公所以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知則不能物來而順應所以不能以明覺爲自然

又問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性謂何曰此性字指氣質而言如性相近之類此命字却合理與氣而言蓋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性之所欲而求必得之又不可謂我分皆可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爲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若以分言之固無不可爲但道理不得今人只說得一邊不知合而言之未嘗不

同也命也有性焉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此性字
却指理而言如舜遇瞽瞍固是所遇氣數然舜
惟盡事親之道期於底豫此所謂盡性大凡清
濁厚薄之禀皆命也所造之有淺有深所遇之
有應與不應皆由厚薄清濁之分不同且如聖
人之於天道如堯舜只是性之湯武只是反之
禹則入聖域而不優此是合下所禀有清濁而
所造有淺深不同仁之於父子如舜之遇瞽瞍
義之於君臣如文王在羑里孔子不得位禮之
於賓主如子敖以孟子爲簡知之於賢者如晏
嬰知矣而不知孔子此是合下來所禀有厚薄

而所遇有應不應但其命雖如此又有性焉故
當盡性大抵孟子此語是各就其所重言之所
以伸此而抑彼
先生曰動心忍性者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忍其聲
色臭味之性
存心養性以事天存養即是事心性即是天　○以上見董銖録
問明道曰禀於天爲性感爲情動爲心伊川曰自
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如
二先生之說則情與心皆自一性之所發彼問
性而對以情與心不可謂不切所關者然明道

以動爲心伊川以動爲情兄弟之說自不相侔
不知今以動爲心是耶以動爲情是耶或曰情
對性言靜者爲性動者爲情是則明道何得以
感爲情動爲心哉橫渠云心統性情者也旣是
心統性情伊川何得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
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耶如伊川所言却是性
統心情者也不知以心統性情爲是耶以性統
心情爲是耶此三者未有至當之論也至若伊
川論才則與孟子言意不同孟子言才處有四
如曰非才之罪也又曰不能盡其才者也又曰
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曰以爲未嘗有才焉如

孟子之意未嘗以才爲不善而伊川却說才有
善不善顧先生開說曰近編近思録一段云心
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
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夫寂然不動是
性感而遂通是情故横渠云心統性情者也此
說最穏如二程說恐是記録者誤爾如明道云
感爲情動爲心感與動如何分别得若伊川云
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某直理會不得以此知
恐門人誤録也若孟子與伊川論才則皆是孟
子所謂才正是指本性而言性之發用無有不
善處如人之有才事事做得出來一性之中萬

善俱備發出來是才也如惻隱羞惡是心也能惻隱羞惡者才也至伊川論才却是指氣質而言也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分明說與人如書言人爲萬物之靈聰明作元后與夫天乃錫王勇智之說皆此意也孔子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孟子辨告子生之謂性亦是說氣質之性近世周先生拈出來而橫渠二程始有氣質之性之說此伊川論才所以云有善有不善者蓋主此也如韓愈所引越椒等事若不看氣質如何說得通韓愈論性比之荀楊儘好性分三品此亦是論氣質之性但欠氣字耳又問旣是孟子

指本性而言則孟子謂才無不善乃爲至論至
伊川却云未暇與公都子一一與他辨者何也
曰此伊川一時被他門逼且如此說了不必泥
○以上見金去僞録
問盡心盡性曰盡心云者知之至也盡性云者行
之極也盡心則知性知天以其知之已至也若
存心養性則是致其盡性之功也
盡心謂事物之理心皆知之而無不盡知性則知
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各循其理知天則知此
理之自然
盡已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在兄弟則友

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信字謂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義禮知如五行之有土非土則不足以載四者又如土之於四時各寄王十八日或謂王於戊己然季夏乃土之本宮故尤主於夏末月令載中央土以此故也

問孟子言性與伊川如何孟子是剔出而言性之本伊川是兼氣質而言要之不可離也所以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而某於太極解亦云所謂太極者不離乎陰陽而爲言亦不雜乎陰陽而爲言

孟子言人之才本無不善伊川言人才所遇之有善不善也
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顔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各得其所之心
○以上見萬人傑録
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
理者天之體命者理之用性是人之所受情是性之用
問性之所以無不善以其出於天也才之所以有善不善以其出於氣也要之性出於天氣亦出於天何故便至於此曰性是形而上者氣是形

而下者形而上者全是天理形而下者只是查滓至於形又是查滓至濁者也

性非氣質無所寄氣非天性則無所成

○以上見楊道夫録

繼之者善是動處成之者性是靜處繼之者善是流行出來成之者性則各自成箇物事恰似造化都無可做了及至春來又流行出來又是繼之者善如穀一般到秋斂冬藏千條萬緖各自成物了及春又各發生

亞夫曰性如日月氣濁者如雲霧

孔子不說心只就事實上說孟子却說心

○以上見徐寓録

問人當無事時其中虚明不昧此是氣自然動處便是性曰虚明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缺便是性感而動便是情横渠說得好云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是揔言合虚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就人物上言

明道言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此三句是說自然底下一句云其命于人則謂之性此就人上說謂之命于人這人字便是心

問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將
性對氣字看性即是此理理無不善者因墮在
形氣中故有不同所謂氣質之性者是如此否
曰固是但氣稟得偏則理亦欠缺了問德不勝
氣性命於德所謂勝者莫是指人做處否曰固
是又問性命於氣是性命都由氣則性不能全
其本然命不能順其自然性命於德是性命都
由德則性能全天性命能順天理否曰固是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而純一無僞赤子之心未有
所知而純一無僞 ○以上見林夔孫録

性者道之形體道是性之發用性是道底骨子見於行謂之道性是體道是用率性之謂道亦此義 ○以上見沈僩録

晦庵先生語録大綱領卷之一



晦庵先生語録大綱領卷之二

命 [凡四段]

四十而不惑於事上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知所從來 ○以上見廖德明録

文蔚曰得之不得曰有命是所賦之分天命之謂性是所賦之理曰固是也 ○以上見陳文蔚録

或問命字之義曰命謂天之付與所謂天令之謂命也然命有兩般有以氣言者厚薄清濁之禀不同也如所謂道之將行將廢命也得之不得

曰有命是也有以理言者天道流行付與萬物在人則爲仁義禮知之性如所謂五十而知天命天命之謂性是也二者皆天所付與故皆曰命

○以上見董銖録

問不知命與知天命之命如何曰不同知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來譬之水人皆知之聖人則知發源處如不知命却是說死生壽夭貧賤富貴之命

○以上見萬人傑録

氣質 氣 凡十五段

氣質弱者如何涵養到剛勇先生云只是勉強然

化氣質極難

氣升降無時止息惟氣有昏濁理亦隨而間隔

夜氣不足以存仁義之心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此告子

不動心之法告子只就心上理會堅持其心言

與氣皆不理會不得謂失也有失於其言則曰

無害於心但心不動言雖失不必問也惟失於

心則就心上整理不復更求於氣

集義固能生浩然之氣問何不言仁曰浩然氣無他只是仰不愧俯不怍無一毫不快於心自生此氣只合說得義義便事事合宜非義襲而取之謂積習於義自然生此氣非以浩氣為一物可以義襲取之也

至大至剛氣之本體以直養而無害是用功處塞乎天地處是效

既說浩然如此又言其爲氣也配義與道方襯貼得起不然雖有道義其氣懾怯安能有爲無是餒也謂無浩然氣如饑人之不飲食也

以直養是自反而縮集義是直養然此工夫須積

漸集義自能生此浩然之氣不是行一二件合義事能揮取之也集義是歲月之功襲取是一朝一夕之事從而掩取終非已有也

○以上見廖德明録

程子說夜氣之所存良知良能也

○以上見余大雅録

告子說生之謂性二程都說他說得是只下面接得不是此是說氣質之性非性善之性文蔚問形色天性如何曰此主下文惟聖人可以踐形而言因問孔子言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亦是言氣質之性

○以上見陳文蔚録

氣雖有清濁厚薄之不齊然論其本則未嘗異也所謂至大至剛乃氣之本體如此但人不能養之而反害之故大者小剛者弱

○以上見李閎祖録

問性即是理不可以聚散言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所謂精神䰟魄有知有覺者氣也故聚則有散則無理則亘古今常存不復有聚散消長也曰只是這个天地陰陽之氣人與萬物皆得之氣聚則爲人散則爲鬼然氣則雖散這天地陰陽之理生生不窮

問季路問事鬼神伊川所謂一而二二而一此是兼氣與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理氣則二理則一

○以上見葉賀孫録

仁父問平旦之氣曰氣清則能存固有之良心如旦晝之所爲有以汨亂其氣則良心不存矣然暮夜止息稍不紛擾則良心復生譬如一井水終日攪動使渾了至夜稍静復清所謂夜氣不足以存者便是攪動得太甚

○以上見董銖録

因問得清明之氣爲聖賢昏濁之氣爲愚不肖氣

之厚者爲富貴氣之薄者爲貧賤此固然也然
聖人得天地清明中和之氣宜無虧欠而夫子
反貧賤何也豈時運使然耶抑其所禀亦有不
足耶曰便是禀得不足它清明也只管得做聖
賢却管不得富貴禀得高底則貴厚底則富長
則壽貧賤夭者反是夫子雖得清明者以爲聖
人然又禀得低薄底所以貧賤顏子又不如孔
子又禀得短底所以夭又問一陰一陽宜若停
匀則賢不肖宜均何故君子常少小人常多曰
自是他那物事駁雜如何得齊且以一日言之
或陰或晴或風或雨或熱或清或爽或鶻突一

日之間自有許多變可見矣又問雖是駁雜然畢竟是一陰一陽二氣而已如何會不齊曰便是不如此若只是兩个單底陰陽則無不齊緣他那物事錯揉萬變所以不能得他恰好又問如此則天地之生聖賢又只是偶然不是有意矣曰天地那裏說我特地要生聖賢出來也只是氣數到那裏恰相湊着所以生出聖賢乃至生出則若天之有意焉耳

○以上見沈僩録

欽定元史語解宮衛卷之二

晦庵先生語録大綱領卷之三

道德 凡二條

或說志於道云知得這道理從而志之先生曰不特是知得時方志便未知而有志於求道也是志德是行其道而有得於心雖是有得於心而不失然也須長長執守方不失如孝行之已得則固不至於不孝然若不執守也有時走作所以下一據字然所以據此德又却只要存得這心在存得在時那德便自在了所以說依於仁工夫到這裏又不遺小物而必游於藝

問周禮書其德行道藝德行藝三者猶可指名道字不知如何解曰嘗思之只是曉得道理而已大而天地事物之理以至古今治亂興亡之變聖賢之典策一事一物之理皆曉得所以然謂之道凡如禮樂射御書數禮樂之文却是祝史所掌至於禮樂之理須知是道者方知得如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之謂又德是有德行是有行藝是有藝道則知得那德行藝之理所以然也注云德行是賢者道藝是能者盖曉得許多事物之理所以屬能

道 凡五條

問曾子於孔子一貫之道言下便悟先來是未曉也荅曰曾子先於孔子之所以教者日用之常禮文之細一一學來惟未知本出一貫故聞一語而悟

問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夫子之道高遠也荅曰不然顔子得入故能仰高鑽堅在前在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能入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子貢得入故能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文章可得聞他人自不能入非高遠也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是道理事

事物物皆有箇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皆有

箇形迹有道須有器有器須有道物必有則

問忠恕即道也而曰違道不遠何耶曰道是自然

底人能忠恕則去道不遠

聖人之道如飢食渴飲

○以上見萬人傑錄

德 凡四條

明德謂本有此明如鏡焉緣爲塵昏故却不明須磨去塵垢然後復明也

○以上見廖德明録

問大學之書不過明德新民二者自致知格物平天下乃推廣二者爲條目要之不過此心之體不可不明而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乃其明之功爾荅曰若論了時只消明德一句便了聖人爲學者難曉故推出許多節目今且以明德新民互言之則明明德者所以自新新民者所以使

人各明其明德也

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爲行言德則行在其中

德是道之實仁是德之心

○以上見楊道夫録

誠敬 凡十六條

先生言龜山說只反身而誠便天地萬物之理在我胡文定却言物物致察宛轉歸己如見雲雷知經綸見山下出泉知果行之類惟伊川言不可只窮一理亦不能徧窮天下萬物之理某謂須有先後緩急久之亦要窮盡如正蒙是窮萬物之理

敬以直内義以方外直是直上直下胷中無纖毫委曲方是割截方整之意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物之終始皆此理也以

此始以此終物事也亦是萬物不誠無物以在
人者言之謂無是誠則無是物如視不明則不
能見是物聽不聰則不能聞是物謂之無物亦
可又如鬼怪妖邪之物吾以爲無便無亦是

學者須是培養不培養如何窮理程子言動容貌
整思慮則自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則自然
天理明

○以上見廖德明錄

伊川説未能誠意且用執持

程子須令就敬上做工夫

問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答曰誠是天理之

實更無纖毫作爲聖人之生禀受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全是天理更不待修爲自然與天爲一若其餘則須是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如此不已直待得仁義禮智與忠孝之道日用本分事無非實理然後爲誠有一毫與天理不相合便於誠有一毫未至

問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伊川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而不涵義之意則須應事接物間無往而不主一則義在其中如此則當明敬中有義義自敬中出之意方好荅曰亦不必如此說主一之謂敬只是心專一不以它念亂之每

遇事與至誠專一做去即是主一之義但既是敬之名須還他敬字有義之名須還他義字二者相濟則無失此乃理也

○以上見余大雅録

不誠無物不誠雖有物猶無物如禘自既灌而往者誠意一散如不祭一般

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皆備於我如萬物莫不有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夫婦之別自家也有道理本備於吾身反之於君身於君臣盡義父子盡親兄弟盡其愛夫婦盡其別莫不

各盡其當然之實理而無一毫不盡仰不愧俯
不怍自然快活橫渠言萬物素定於我也行有
不慊於心則餒矣故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伊川曰思無邪誠也蓋行無邪未是誠思無邪乃
可以爲誠也
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以直內是無纖毫私
意胷中浩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義以方外是
見得是處決定是恁地不是處決定不恁地截
然方方正正
○以上見李閎祖録
問思無邪曰不但是行要無邪思也要無邪

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曰在我無一毫私僞故常虛明自能見得　○以上見葉賀孫録

問敬與誠如何曰敬是戒謹恐懼之義誠是實然之理如實爲善實不爲惡　○見潘時舉録

問南軒所謂敬者通貫内外動静而言泳嘗驗之覺得静時工夫少動時工夫多少間隨事逐物去了曰有事時也着應只是事過了自家依舊來這裏坐所謂動亦敬静亦敬也　○以上見萬人傑録　○以上見沈僩録

三卷終

晦菴先生語録大綱領卷之四

仁義禮智

凡四十三條

問仁曰將仁義禮智四字求

問先生答湖湘學者以愛言仁如何曰緣上蔡說得覺字太重便似說禪問龜山却推惻隱二字曰龜山言與萬物爲一說亦太寬問此還是仁之體否曰不是却是仁之量仁者固能覺謂覺爲仁不可仁者固能與萬物一謂與萬物爲一亦不可

專言仁則包三者言仁義則又管攝禮智二者如

智之實知斯二者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以己及人仁之體也能近取譬是推己及人仁之方也

何事於仁猶言何待於仁必也聖乎連下句讀雖堯舜其猶病諸難徧也

事親從兄是仁義之根實處最初發得分曉此實却對華字親親仁也仁民愛物亦仁也事親是實仁民愛物是華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何也曰中正仁義皆謂發用處正者中之質義者仁之斷中則無過不及隨時以取中正則當然之定理仁是

側隱慈愛之處義是斷制裁割之事主靜者主
正與義也正義便是利正中是亨仁是元
○以上見廖德明錄
問回心三月不違仁程氏言不違是無一毫私欲
橫渠言要知內外賓主之辨
問橫渠云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
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
此幾非在我者文蔚切謂三月不違者天理爲
主人欲爲賓日月至焉者人欲爲主天理爲賓
學者功夫只得勉勉循循以克人欲存天理爲
事其成與不成至與不至則非我可必矣曰是

如此

成己仁也是體成物知也是用學而不厭知也是

體教人不倦仁也是用　○以上見余大雅録

春秋傳言元即仁也仁人心也固有此理然不知

仁如何却喚做元如程先生曰天下之理原其

所自未有不善易傳曰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

者也得而後有失非得何以有失也便說得有

根原

孔子說仁多說體孟子說仁多說用如克己復禮

惻隱之心之類

余正叔曰無私欲是仁曰謂無私然後仁則可謂
無私便是仁則不可方叔曰與天地萬物爲一
體是仁曰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爲一
體是仁之後事惟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
地萬物爲一體要在二者之間識得欲曉得仁
須并義禮智三者欲真个見得須從克己上做
工夫
上蔡云義重於生則舍生取義生重於義則舍義
取生此説不然義無可舍之理當死而死義在
於死不當死而不死義在於不死無往非義也
侯師聖曰仁如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一息間斷

仁是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
或問仁智動静先生云只欠个體字仁者雖有動
時其體只是静智者雖有静時其體只是動
○以上見李閎祖録
賀孫問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安仁者心無内外遠
近精粗之間性之未動既皆至理所存情之既
發無非至理所著利仁固是審於既發莫更着
謹於未發否曰若未發時自着不得工夫未發
之時自堯舜至於塗人也
伊川甞說如今人說力行是淺近事惟知爲上知
最要緊中庸說知仁勇賀孫問孟

子四端何以智爲後曰孟子只循環說智本是藏仁義禮如春夏秋冬冬却是藏春生夏長秋成意思且如冬伏藏到一陽初動生意方從中出也未發露只養在這裏到春方發生夏一齊長秋漸成漸藏到冬依舊收藏了只是大明終始亦見得無終安得有始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防賊工夫克己復禮是殺賊工夫

敬之問顏子深潛純粹所謂不遷不貳特其應事之陳迹曰看公意只道是不應事接物方存得此心不知聖人教人多是於動處說如云出門

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如告顏子克己復
禮爲仁正於視聽言動處理會
仁父問仁者愛之理曰這一句只將心性情看便
分明一身之中渾然自有个主宰者心也有仁
義禮智則是性發爲惻隱羞惡是非辭遜則是
情惻隱愛也仁之端也仁是體愛是用南軒見
某說亦疑後却曉得又曰愛之理愛自仁出也
然亦不可離了愛去說仁
問韓愈博愛之謂仁曰是指情爲性了問周子說
愛曰與博愛之說如何曰愛曰仁猶曰惻隱之
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

便是把博愛做仁了煞不同
問張無垢說仁者覺也曰覺是智以覺爲仁則是以智爲仁覺也是仁裏面物事只把做仁不得

○以上見葉賀孫録

問夫子荅顔淵仲弓問仁之異先生曰此是各就他資質上說

時舉問子張問仁夫子令行五者於天下曰恭寬信敏惠且敏字於求仁工夫似不甚切莫是人之爲事纔悠悠則此心便間斷間斷之時多亦易得走失否曰不止是悠悠蓋不敏於事則有怠忽之心纔怠忽便心不存便不是仁也

愛之而弗敬是姑息之愛也

亞夫問克己復禮爲仁便是極了今却又有莊以涖之與動之不以禮工夫是如何曰今自存此心純粹更不走失而於接物應事時少些莊嚴意思自不足使敬他此便是未善

問仁者其言也訒曰仁者心嘗醒在見事來便須知要合道理不可輕易便知得爲之難故自不敢輕言若不仁之人便天來大事亦敢輕輕做一兩句說了

○以上見濳時舉録

問仁是柔如何屬剛義是剛如何屬柔曰仁本柔

發出却剛但看萬物發生時便奮迅出來有剛
底意義本剛發出却柔但看萬物肅殺時便收
歛憔悴有柔底意
又問楊子雲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如何曰仁
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銖曰此豈所謂陽
根陰陰根陽耶
或問由求所以未仁如何曰只爲工夫未至工夫
不過居敬窮理以修身也由求只這些未到不
若顏子故夫子知其未仁
先生說仁字須并義禮智方看得出仁者仁之本
體義者仁之斷制禮者仁之節文智者仁之分

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生意之生也夏則生意之長也秋則生意之成也冬則生意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

又曰仁爲四德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爲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正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故不正則無以爲元

○以上見董銖録

仁則力行工夫多智則致知工夫多好學近乎智

力行近乎仁意自可見

仁以道理言聖以事業言　○以上見萬人傑錄

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

用

公不可謂之仁但公而無私便是仁敬不可謂之

中但敬而無失便是中　○以上見楊道夫錄

問程子曰義安處便爲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

曰是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爲君臣

得其爲臣父子皆然何利如之這利字即易所

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

問爲人君止於仁若是未仁則不能視民猶已而不足爲君然夫子既許仲弓南面又曰未知其仁如何曰言仁有只是指慈愛而言有就性上說這箇較細膩若有一毫不盡不害爲未仁只是這箇仁但那箇是淺底那箇是深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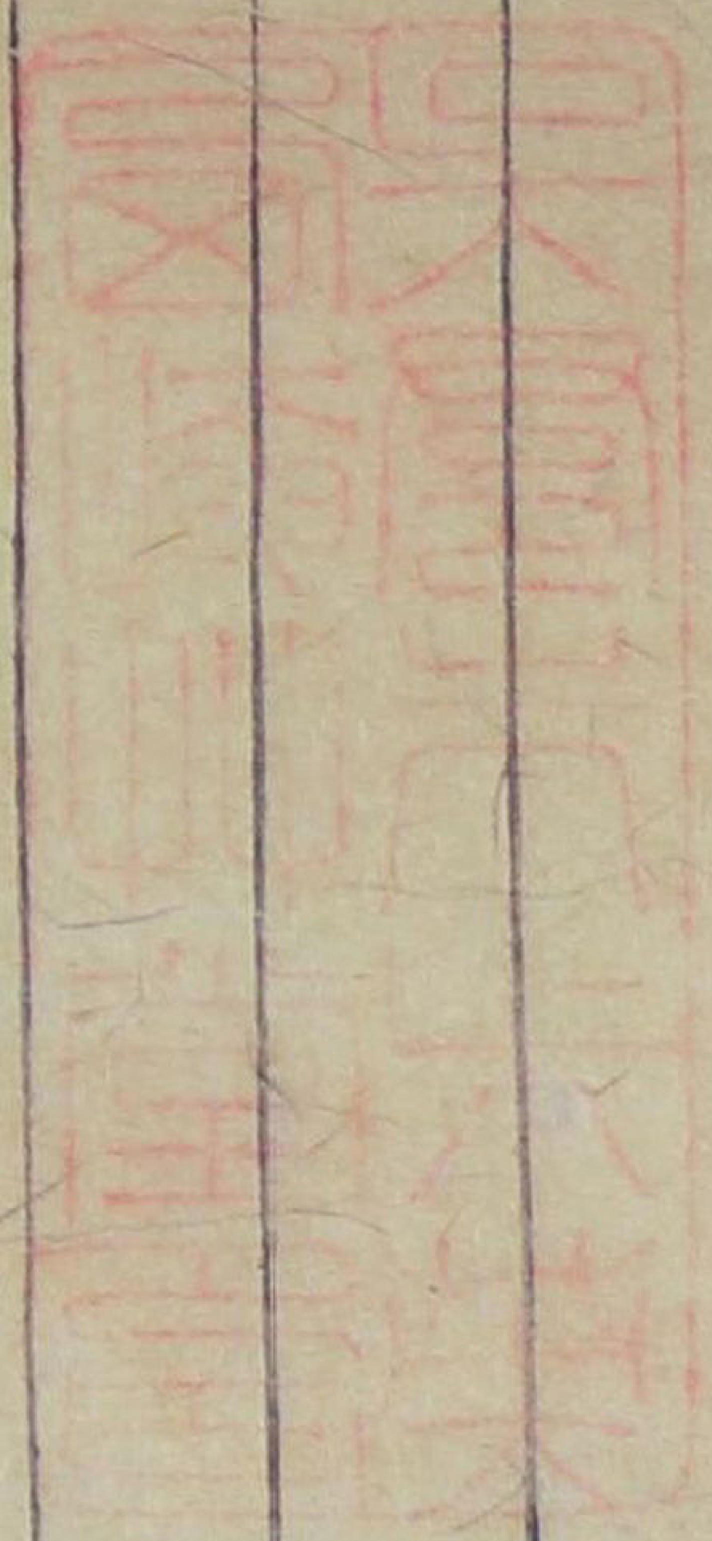
問充無受爾汝之實先生曰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惡不仁而不能使不仁者不加乎其身便是不能充無受爾汝之實

孔門多言仁體孟子多言仁用


○以上見徐寓録

利者義之和是固有界分斷制底物事疑於不和
然使物各得其分不相侵越乃所以和也
○以上見沈僩録

晦庵先生語録大綱領卷之四







二

宋板晦庵語録

晦菴先生語録大綱領卷之五

禮樂 凡四條

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只是屈伸之義禮樂鬼神一理

以上見廖德明録

問衛君待子為政一章先生曰其初只是名不正便事事做不得又云禮樂不興疑若在刑罰不中之後今何故云禮樂不興而後刑罰不中曰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禮樂既不興則刑罰宜其不中矣又曰禮是有序樂是和樂既事不成如

何得有禮樂　○以上見潘時舉録

問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況減與盈是禮樂之體本如此進與反却是功用處否曰減是退遜收斂底意是禮之體如此進者力行之謂盈是和説舒散底意是樂之體如此反者退斂之謂禮主其減却要進一步着力做樂主其盈却須退斂收拾歸裏如此則禮減却進樂盈却反所以得情性之正因問如此則禮樂相爲用矣曰然

○以上見董銖録

問成於樂注言樂有五聲十二律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不知聲音節奏之末如何便能使義精仁熟和順於道德曰人以五聲十二律爲樂之末若不是五聲十二律如何見得這樂便是無樂了五聲十二律有自然之和氣古樂不可見要之聲律今亦難見然今之歌曲亦有所謂五聲十二律方做得曲亦似古樂一般如彈琴亦然只他底是邪古樂是正又問五聲十二律作者非一人不知如何能和順道德曰如八音雖是許多打成一片清濁髙下長短

小大更唱迭和皆相應渾成一片有自然和氣不是各自爲節奏歌者歌此而已舞者舞此而已所以聽之可以和順道德者須是先有興詩立禮工夫然後用樂以成之

○以上見徐寓録

忠恕 凡十條

主於內爲忠見於外爲恕忠是無一毫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

以上見廖德明錄

問論語中庸言忠恕不同之意答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中庸言違道不遠是也忠恕功用到底只如此曾子取此以明聖人一貫之理若聖人之忠恕只說得誠字與仁字聖人渾然天理則不待推盡字與推字聖人不用若學者則須推故程子云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

違道不遠是也自是兩端說中庸則說是下學上達又說是子思掠下教人說論語則曰一以貫之大本達道也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耳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此規模又別

方叔問忠恕一理似說中和二般荅曰和是已中節了恕是方施出處且如忠恕如何是一貫曰無間斷荅曰無物如何見得無間斷蓋忠則一纔推去便貫了此所以為一以貫之如孔子安老懷少便是孔子之忠恕人不得與焉

○以上見余大雅錄

忠因恕見恕由忠出

問伊川云忠者天道恕者人道所謂天道人道初非以優劣言自其渾然一本皆言之謂之天道自其與物接者言之謂之人道然此與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語意自不同

或問到忠恕便是道如何又云違道不遠曰仁是道忠恕是着力下工夫處夫子之道忠恕却不是恁地曾子借這个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天之忠恕純亦不已萬物各得其所便是聖人之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是學者之忠恕

○以上見李閎祖録

或言范忠宣公以恕己之心恕人此語固有病但上文先言以責人之心責己則連下句似未害

先生曰上句自好下句自不好纔說恕己便不是若横渠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語便不同蓋恕己與愛己不同大凡知道者出言自別此學者所以貴於知道

○以上見董銖録

忠恕一以貫之一者忠也以貫之者恕也體一而用殊

○以上見萬人傑録

天地變化是忠草木蕃是恕忠則一恕則萬狀恕
如春不恕如冬　○以上見徐寓録
天地是無心底忠恕聖人是無爲底忠恕學者是
求做底忠恕　○以上見沈僩録

忠信

凡三條

伊川謂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晦庵曰穩當分明　○以上見廖德明録

內積忠恕一言一動必忠必信是積也知至至之全在知字知終終之在着力守之　○以上見李閎祖録

忠信只是一字但是發於心而自盡則爲忠驗於理而不違則爲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　○以上見徐寓録

[illegible]大[illegible]卷之五

晦庵先生語錄大綱領卷之六

中庸 中和 凡六條

問伊川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言在中之義如何曰是言在裏面底道理非以在中釋中字

問中庸二字孰重曰庸是定理有中而後有庸問或問中言中而無依則必在於倚如何是無依曰中立最難譬如一物植立於此中間無所依着久必倒去問若要植立得在須是強矯曰大故要強立

○以上見廖德明錄

伊川之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
此語甚好

○以上見余大雅錄

知言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
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無過也無
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即告子性無善無不
善之論唯伊川性即理也一句甚切至

○以上見李閎祖錄

中性之德和情之極
所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這只是箇中庸不可能
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所以不可及自

然如此纔着意要做不覺又蹉過了且如恭而安固是聖人不可及到得自去學時便恭而不安了此所以不可能横渠曰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中道不可識盖顔淵之嘆也雖説得拘然亦自好或曰伊川過不及之説亦是此意否曰然　○以上見沈僴録

言行 凡五條

凡言先須度是非可否果近於義而後言則其言可踐恐不近於義其言將不復

知言便是窮理不先窮理見得是非如何養得氣充大 ○以上見廖德明錄

詖淫邪遁四者相因心有所蔽只見一邊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故其辭詖而不平蔽則陷陷深入之義也故其辭放蕩而過陷則離離則開去愈遠故其辭邪離則窮窮則說不去也故其辭遁遁如夷之之言是也

○以上見李閎祖録

楊至之問敏於事而謹於言先生曰行常苦於不足言常苦於有餘

○以上見葉賀孫録

問察言觀色曰自家色如何觀得只是察人言觀人色若照管不及未必不以辭氣加人只做自已工夫既有工夫以之事親則得乎親以之事君則得乎君以之交朋友則朋友信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是在邦在家必達之理

○以上見徐寓録

志意

凡二條

知意皆出於心知是知覺處意是發念處

○以上見李閎祖錄

問意者心之所發與情性如何曰意也與情相近

問志如何曰志也與情相近只是心寂然不動方發出便喚做意橫渠云志公而意私看這自說得好志便清意便濁志便剛意便柔志便有作立意思意便有潛竊意思公自子細看自見得意多是說私意志便說匹夫不可奪之心

○以上見葉賀孫錄

忿慾 喜怒 善惡 吉凶 凡五條

問憧憧往來曰往來自不妨如日月寒暑皆是常理只憧憧字便鬧了

○以上見廖德明錄

晦翁曰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水

○以上見余大雅錄

問善惡程氏言善惡皆天理如何曰此只是指其近處言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本是善纔過便至於姑息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本是善纔過便至於殘忍故下面自云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

過或不及便如此

問吉凶者正勝者也至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其義如何曰正只是常吉凶常相勝不是吉勝凶便是凶勝吉天下之動雖不齊常有个是底故曰正夫一

○以上見陳文蔚録

遺書云治怒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若於道理見得了何懼之有

○以上見

晦庵先生語錄大綱領卷之七

賢者功用

凡二十八條

問向承教須一面講究一面涵養如車兩輪不可廢一先生云若只就文字理會不知涵養便是一輪不轉又問今只涵養不講究雖能閑邪存誠懲忿窒慾至處事差失柰何先生云未說到差處且如居處恭執事敬若不恭敬便成放肆因言聖人說格物二字便是聖人在事物上理會且自一念之微至事事物物若靜若動事處言語飲食無不是事莫不有天理人慾須是逐一

驗過雖在靜處亦須驗箇敬肆敬是天理肆是
人欲居處須知恭不恭執事須知敬不敬須是
徹上徹下表裏洞徹如居仁便能由義由義便
能居仁敬以直内便能義以方外義以方外便
能敬以直内
大學不說窮理只說格物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
如此方見得實體所謂實體非就事物上見不
得如作舟行水作車行陸今試以衆人之力共
推一舟於陸必不能行方見得見不能行陸也
此之謂體
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云今人多偏了只就涵養於

未發而已發之失乃不能制是得於靜無得於動只知制其已發而未發不能涵養是得於動無得於靜

湯之日新書云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盤銘取沐浴之義蓋早間盥濯了晚下汚垢又生所以常要日新

○以上見廖德明録

致知分數多如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皆是只篤行一件是行言致言格是要見到盡處若理有未格處是於知之之體尚有未盡格物不獨仁孝慈敬信五者此是大約如說父子須有毋在更

有夫婦在凡萬事之理皆要窮但窮到底無復餘藴方是格物

博文約禮聖門之要法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工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如此則內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泛濫約不至於流遁失中　○以上見余大雅録

孟子說先立乎其大者此語最有力且看他下一立字所謂敬以直內是也　○以上見陳文蔚録

戒謹不睹恐懼不聞非謂於睹聞之時不戒懼也

言雖不睹不聞之際亦致其謹則睹聞之際其謹可知是未發時工夫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謹其獨此又就中有一念萌動處雖至隱微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尤當致謹

伊川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此說極有味

問伊川謂敬是涵養一事敬不足以盡涵養否曰五色養其目聲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是養也

或問脩業德亦有進否曰進德只就心上言居業是就事上言忠信如惡惡臭好好色直是事事

物物皆見得如此純是天理則德日進不成只
如此了却脩辭立誠就事上理會所以居業也
進則日見其新居則常而不猒
克己則禮自復閑邪則誠自存非克己外别有復
禮非閑邪外别有存誠
始條理是致知終條理是力行如中庸說博學審
問謹思明辨與大學格物知至這是始條理如
篤行與誠意正心脩身以下這是終條理
問安而後能慮曰先是自家心安了有些事來方
始思量區處得當
○以上見李閎祖録

致知則理在物而推吾之知以知之也知至則雖在物而吾心之知已得其極也

問視聽之間或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目如何曰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過目便了只自家不可有要視之之心非礼之聲若入耳也過了只不可有要聽之之心古人於這處有以禦之如云姦声乱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礼不接心術

克己克勝也日用之間只要勝得他天理纔勝私欲便消

周先生有主靜之說如蒙艮二卦皆有靜止之體

洪範五事聽曰聰聰作謀聽屬金金有靜密意
思人之爲謀亦欲靜密貌曰恭恭作肅恭屬水
水有細潤意思人之舉動亦欲細潤聖人之所
以爲聖人只是動靜不失其時時止則止時行
則行

○以上見業賀孫録

問惡勇而无禮惡果敢而窒者勇與果敢如何分
曰勇是以氣加人故易无禮果敢是率然敢爲
蓋果敢而不窒則所爲事必當於理窒而不果
敢則於理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爲惟果敢而窒
者不論是非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也

格物是物物上窮其理致知是吾心無所不知
○以上見潘時舉録
問其次致曲是就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
如何曰隨其善端發見於此便就此上推致以
造其極非是止就發見一處推致之也如孟子
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充無穿窬之
心而義不可勝用此正是致曲處
知至至之者言此心所知者心真箇至所知田地
雖行未至而心已至故其精微幾密一齊在此
故曰可與幾知終終之者既知到極處便力行
進至極處此真實見於行事故天下義理都無

走失故曰可與存義

問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是先文而後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先行而後文何不同曰文行忠信是從外做向内則以學文是從内做向外

求放操存皆兼動靜而言非塊然默守之謂　○以上見董銖録

擇言是脩辭篤志是立誠大率進德脩業祗是事進德只就心上說脩業只就事上說

問知至至之是致知知終終之是力行自今觀之固是如此然恐知至知終屬致知至之終之屬力行

格物只就事物上求箇當然之理若水寒火熱水火之性自然如此只是尋箇當然處不必過求

○以上見楊道夫錄

篤信故能好學守死故能善道惟善道故能守死惟好學故能篤信每推夫子之言多如此

○以上見沈僩錄

君子之道孰以末爲先而可傳孰以本爲後而倦教蓋學者之質不同如草木之區别耳

○以上復見廖德明錄

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此話頭高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敬字

上睚去庶幾執捉得定只要人於此心上見得
分明自然有得　○以上見余大雅録
西銘要句句見理一分殊
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這只是天理聖人順之
而已如老者安之是它自帶得安之理來朋友
信之是它自帶得信之理來聖人爲之初無形
跡　○以上見陳文蔚録
泛觀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　○以上見李閎祖録

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内省爲陜

隘墮於一偏皆學者之大病也

養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幾於將發之際善則廣

而充之惡則克而去之如此而已矣

○以上見萬人傑録

晦庵先生語録大綱領卷之七

聖者功用

凡五條

問存誠過化集注云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所經歷處皆化如此即是民化之也非大而化之之化曰作大化之化有病則是過了者化物未過時却凝滯於此只是所經歷處才占着些便化也雷一震而萬物俱生動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實無不化者書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亦此意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以上見廖德明録

林聞一問博施濟衆章先生云博施濟衆無下手處夫子故與之言仁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能以己之欲立者而立他人以己之欲達者而達他人其所爲出於自然此乃仁之體能近取譬者近取諸身知己之欲立欲達則亦當知人之欲立欲達是乃求仁之方

○以上見萬人傑録

下學者事也上達者理也理只在事中若真能盡得下學之事則上達之理便在此

○以上見楊道夫録

問程子曰下學而上達意在言表曰意在言表如下學只是下學如何會上達自是言語形容不得下學上達雖是兩件理會得透只是一件下學是事上達是理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一物之中皆共一理就物中見理便是上達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然亦不離人倫日用之中但恐人不能盡所謂學耳

問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天道曰大槩只是無些子偏曲且如此心廣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這便是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自家立身更無些不當於理這便

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守禮及推而見於事更無此〻不合於義這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由義論上面兩句則居廣居是體立正位是用一兩句則立正位是體行大道是用要知能居天下之廣居自然能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以上見

一致之理 凡六條

或問易傳說感應之理謂凡有動皆爲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有應如何曰如日往則感得月來寒往則感得暑來一感一應一往一來其理無窮

程子云冲漠無眹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途轍 ○以上見陳文蔚録

沈元用問尹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

○以上見李閎祖録

橫渠云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發於心達於氣天地與吾身共只是一團物事所謂鬼神者只是自家氣自家心下思慮纔動這氣即敷於外自然有所感通

問一故神曰橫渠說極好注云推行于一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兩而後能化且如一陰一陽

陽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箇要只推行于此之一耳

橫渠云精義入神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

○以上見李閎祖録

經權 凡一條

問權者反經而合於道此語亦好曰若淺說亦不妨伊川以爲權便是經某以爲反經而合於道乃所以爲經如征伐揖遜放廢豈是常事但終是正也

○以上見李閎祖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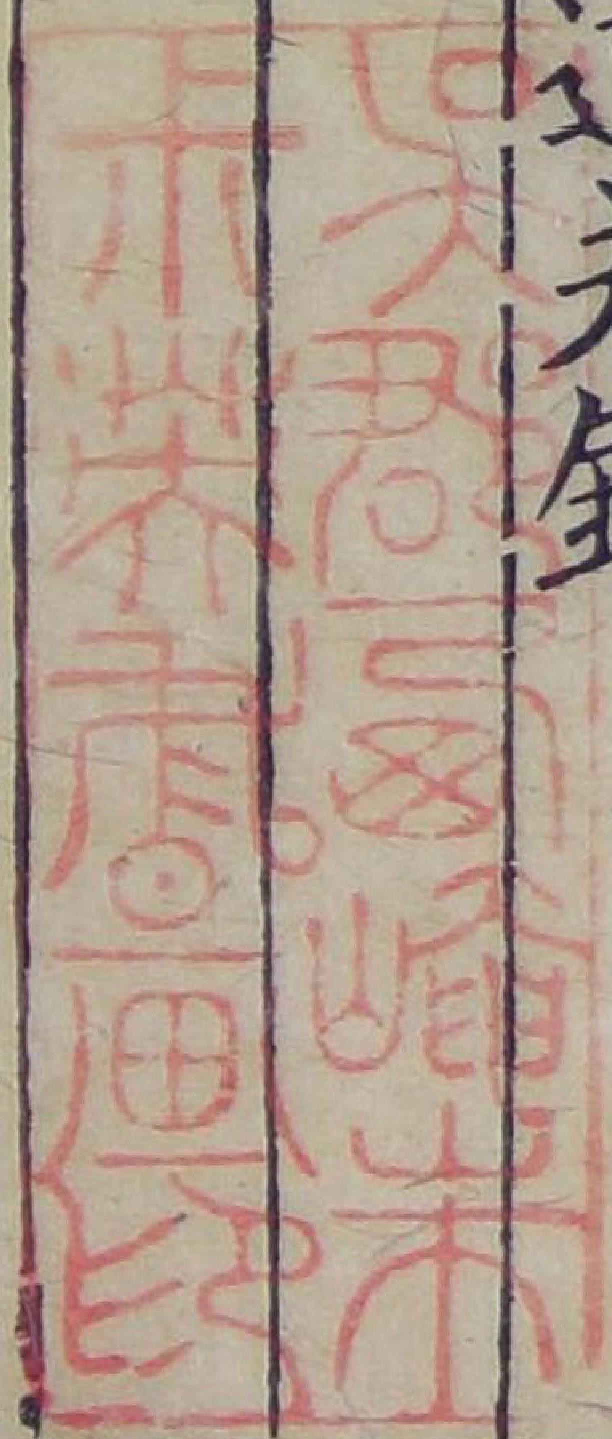
問堯舜禪受湯武放伐皆聖人非常之變則謂之平常何耶曰事雖異常然皆合如此便只是常事如伊川說經權字合權處便即是經銖曰程易說大過以爲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於理也聖人盡治人道如過於理是非先生曰是

○以上見董銖錄

信順 凡二條

體信達順只是主忠行恕

體信是真實無妄達順是使萬物各得其所 ○以上見楊道夫錄



晦菴先生語錄大綱領卷之八

明經

自水曰潤下至稼穡作甘皆是一意水能潤能下火能炎能上金曰從曰革從而又能革也

○以上見廖德明録

敬之問說大人則藐之論語却說畏大人曰所謂藐者只是許多堂高數仞榱題數尺之類

血流漂杵只緣當時恁地戰鬭殺戮恐當時人以此爲口實故說此然看上文自說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不是武王殺他乃紂之人自相蹂踐

相殺

射不主皮蓋鄉射之時皆是習禮容之人未必皆是敢勇故聖人謂若以貫革爲貴則失所以習禮之意故曰爲力不同科　○以上見葉賀孫録

皇極經世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　○以上見李閎祖録

問天地設位易行乎其中和静云是聖人純亦不已處據文蔚所見如言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乎其中無適而非也今只言聖人純亦不已莫大拘曰亦不是拘他說未是陰陽升降

便是易易者陰陽是也
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陽占却
陰分數
伊川解經極有意思如說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
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
之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
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
賀孫因問易聖人所以因陰陽說出許多道理而
所說之理皆不離乎陰陽者蓋緣所以爲陰陽
者元本於實然之理曰陰陽是氣纔有此理便
有此氣有此氣便有此理天下萬事萬物何者

不出於此陰陽賀孫問此程先生所以說道天下無性外之物曰如云天地間只是箇感應又如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剛過當爲悔柔過當爲吝

火中虛暗則離中之陰也水中虛明則坎中之陽也

陰以陽爲質陽以陰爲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橫渠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

元亨利正譬諸穀可見穀之生萌芽是元苗是亨穟是利成實是正穀之實又能生循環無窮

艮其背只是言止人之四體皆動惟背不動取止

之義各止其所則愜然大公直方然後能大積
習而至然後能不習無不利
謙之爲義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盖太極
中本無物若事業功勞又於我何有觀天地生
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
伊川說人正其表儀以爲下民之觀當莊嚴如始
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某看卦意
不如此觀義自說聖人至德出治天下自然而
化更不待用力而下莫不觀感而化故取義於
盥意謂積誠信之至但是盥滌而不待乎薦享
有孚巳自顒若故曰下觀而化也蔡季通曰盥

而不薦言其理下觀而化述其德

易比之九五聖人於人來者不拒去者不追如何一一委曲周旋纔恁地便滯於一偏况天理自不如此

問乾健坤順乾德行常易以知險坤德行常簡以知阻曰自上臨下爲險自下升上爲阻故乾無自下升上之義坤無自上降下之理

袁子節問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先生云乾道奮發而有爲坤道靜重而持守

問十月何以爲陽月曰剝盡爲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自坤卦中積來

且一月三十日以後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便一日生一分上面趲得一分一面生一分到得十一月半陽始成也以此見天地無休息處

問風行天上小畜如何曰天在山中大畜盖山是堅剛之物故能力畜其三陽風是柔軟之物止能小畜之而已耳

問屯需二象皆陰陽未和洽成雨之象也然屯言君子以經綸而需乃言飲食宴樂何也曰需是緩意在它無所致力只是飲食宴樂也是物之始生象草木初出地之狀其初出時欲破地面

而出不無齟齬艱難故當爲經綸其義所以不
同也
問同人于郊曰同人于野是廣大無我之意于郊
是無可與同之人也取義不同自不相悖
問履彖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此是指
九五而言然九五爻辭則云夬履貞厲與彖相
反何耶先生曰九五是以剛居上下臨彖說之
人故決然自爲而無所疑不自知其過於剛也
問乾道終始如何曰終始即四德也始於元而終
於正以時成者各以時而成如潛見飛躍皆以
時然皆四德之流行也

利物足以和義義中自有利使人人而皆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自無不利非和而何

正者事之幹幹事事言事之所依以立蓋正而能固萬事依此而立在人爲知至靈至明是是非非確然不可移易所以能立事

問文言六爻皆以聖人明之九三一爻又似說學者事所謂忠信進德脩辭立誠在聖人分上如何先生曰聖人亦是如此進德居業只是在學者則勉強而行之在聖人則自然安而行之知至知終亦然

問履卦彖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正指九五而

言而九五爻辭乃曰夬履貞厲有危象焉何也先生曰夬决也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又以和說應之故其所行果决自爲無所疑礙所以雖正亦厲蓋曰雖使得正亦危道也爲戒深矣

問否初六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亨蓋三陰在下各以類進然惡未形故戒其能正則吉而亨蓋能正則變爲君子矣又問九五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如何曰有戒懼危亡之心則便有苞桑繫固之象繫于苞桑則堅固不拔矣

凡險而能忍則爲需險而不能忍則爲訟能通其

變則爲隨不能通其變則爲蠱

問蠱剛上而柔下曰下卑巽而上茍止所以爲蠱壞

又問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無大咎言小有悔則無大咎矣言無大咎則不免有小咎矣但象曰終無咎則以九三雖過剛不中然在巽體不爲無順而得正故雖悔而無咎至六四則不然以陰居柔不能有爲寬裕以治蠱則蠱將日深而不可治故往則見吝言自此以往則有吝也先生曰此兩爻說得悔吝最分明九三有悔而無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無事然却終吝

由吉而趨凶也元祐間劉莘老劉器之之徒必
欲盡去小人却是未免有悔至其他諸公欲且
寬裕無事莫大段整頓不知目前雖拖延得過
後面憂吝却多

問升萃二卦多是言祭享萃因取聚義不知升何
取義先生曰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
通之義

艮其背靜而止也行其庭動而止也

老蘇云渙之六四渙其羣元吉夫羣者聖人之所
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此說雖程傳有所不及
如程傳之說則是羣其渙非渙其羣也蓋當人

○渙散之時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六四能渙
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老
蘇天資高又善爲文章故此等説皆能達其意
大抵渙卦上三爻是以渙濟渙也
行其庭不見其人萬物各止其所了都是理也不
見有己也不見有人却只是見理
元亨繼之者善也陽也利正成之者性也陰也
動而説成隨巽而止成蠱
明兩作離作起也如日然今日出了明日又出是
之謂兩作蓋只是這个明兩番作非明兩乃兩
作猶水洊至習坎

晦庵先生語録大綱領卷之十

尚論聖賢

問顏子瞻忽事爲其見得如此所以欲罷不能先生曰只爲夫子博之以文約之以禮所以欲罷不能問瞻前忽後是初見時事仰高鑽堅乃其所用力處曰只是初見得些小未能無礙柰何他不得夫子又只告以博文約禮顏子便服膺拳拳勿失緊要是博文約禮問顏子後來用力見得如有所立卓爾何故又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曰到此亦無所用力只是博文約禮積久

自然見得

仰髙鑽堅瞻前忽後此猶見得未親切如有所立卓爾方親切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只是脚步未至不能似聖人從容中道也

子夏篤信聖人但看他言語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類便見得有緊把定底意思

參也魯竟以魯得之魯鈍則無走作

問孟子何以只說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曰堯是渾然舜却是就事上一一理會過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是見得事事物物之

理無一毫之未盡所謂仁義皆不待求之於外此心渾然都是仁義

顔子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勿失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遷怒不貳過他只見箇道理如此它不曾自知道如此

正卿問顔子涵養之功多曾子省察之功多曰固不可如此說然顔子資禀極聰明凡是涵養得來都易如聞一知十如於吾言無所不說如亦足以發如問爲邦一時將許多大事分付與他是他大段了得問爲邦而孔子便以四代禮樂告之想是所謂禮樂當博我以文之時都理會

得了
臧文仲人皆以爲知聖人說他旣惑鬼神安得爲知蓋卜筮之事聖人固欲使民信之然藏著龜之地須有合當去處今文仲乃爲山節藻梲以藏之便是他心一向倒在卜筮上如何謂之知古說多道是僭若是僭則不止謂不知便是不仁了聖人只是主不知而言之
問顏子喟然歎一章果何所見曰顏子初見聖人之道廣大如此欲向前求之覺無下手處退而求之則見聖人所以循循善誘人者不過博文約禮於是就此處竭力求之而所見始親切如

有所立卓爾在前而自歎其峻絶着力不得也

問夫子多才藝何以能爾曰聖人本領大故雖是才藝他做得自別只如禮聖人動容周旋俯仰升降自與人不同如射亦然

問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曰横渠云志於仁而無惡此句最盡如樂正子自可欲之善入到美大聖神地位

顔子之志不以己之長方人之短不以己之能愧人之不能是與物共

致知格物博文也克己復禮約禮也

舜之語如春生伊尹之言如秋殺

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
顏子平生受用只是克己復禮四箇字
問齊魯一變伊川謂齊自威公之伯太公遺法變
易盡矣魯猶存周公之法制看來魯自威公以
來閨門無度三君見弑三家分裂公室昭公至
於客死以至不視朔不朝聘與夫稅畝丘甲用
田賦變亂如此豈得是周公法制猶存乎先生
曰齊魯而來氣象已自不同看太公自是與周
公别到威公管仲出來又不能遵守齊之初政
却全變易了一向盡在功利上魯却只是放倒
了畢竟先世之遺意尚存如哀公用田賦猶使

人來問孔子他若以田賦爲是更何暇問誰其
知得前人底是所以來問若威公管仲却無這
意思

夫子嘗言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而言性與天
道則不可得而聞想見不曾聞得著疑其有隱
而不知夫子坐作語默無不見這道理風霆流
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雖教人洒掃應對
這道理也在裏面

顏子是就義理上做工夫子路是就事上做工夫
曰子路是就意氣上做工夫顏子自是深潛純
粹較別子路有些戰國俠士氣象

程子曰周子每令求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夫天理之流行無一毫間斷無一息停止大而天地之變化小而品彙之消息微而一心之運用廣而六合之彌綸混融貫通只是這物事顏子博文約禮工夫縝密從此做去至於竭盡其才一旦豁然貫通見得分明只在前面其樂自有不能已者

父在觀其志嘗問若父有大段不是底事妨國害政者只得便改豈可必待三年曰若大段不是須便改或曰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與此同否曰不同

陰陽造化

問太極之有動靜是靜先動後否曰一動一靜循環無端無靜不成動無動不成靜譬諸鼻息无時不噓吸

問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不知變化二字以象形分言之是否同說曰莫分不得下章說得分曉文蔚曰下章云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如此則變是自微而著化是自盛而衰曰固是變是自陰而陽化是自陽而陰易中說變化推此親切如曰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

剛柔是体變通不過是二者盈虚消息而已此
所謂變化故此章亦云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變
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所謂立本
變化者進退之象所謂趨時又如言吉凶者失
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悔吝便見吉凶底交
互処悔是吉之漸吝是凶之端

林黄中見論易有太極至八卦就一卦言之全体
爲太極内外爲兩儀内外及互体爲四象又顛
倒取爲八卦先生曰如此却是包不是生如晝
時只是陰陽奇耦一生两两生四四生八方其
爲太極未有兩儀也由太極而後生兩儀方其

此章是言父之所行有不善而子不忍改乃見其善若莊子之父獻子是个賢人其所施之政所用之臣皆是莊子能不改之此其所以爲難聞若然則何足以爲難曰子孫不能守吾之業而輕改之者多矣莊子乃能守之非難能而何故先儒以爲莊子之賢不及獻子疑其不能守父之政用父之臣而莊子乃能不改此所以爲難能也

爲四象未有八卦也由四象而後生八卦此之謂生若爲包則未有太極已有兩儀未有兩儀已有四象未有四象已有八卦矣林又曰太極有象旣曰易有太極則不可謂之無濂溪乃有無極之說何也先生曰有太極是有此理無極是無形器方體可求兩儀有象太極則無象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陰陽兩端循環不息者立天地之大義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易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

之紛擾也

太極中全是一箇善若三百八十四爻中有善有惡皆陰陽变化以後方有

問無極而太極動而生陽太極動然後生陽則是以動爲主曰纔動便生陽不是動了而後生這箇只得且從動上說起其實此之所以動又生於静上面之静又生於動此理只循環生去動静無端陰陽無始

又云先生太極圖解云動静者所乘之機也蔡季通聰明看得出謂先生下此語最精盖太極是理形而上者陰陽是氣形而下者然理無形而

氣却有迹既有動静則所載之理亦安得謂之無動静

通書動静所謂神者初不離乎物如天地物也天之收歛豈專乎動地之發生豈專乎静此即神也

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

緯星是陰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蓋五星皆是地上木火土金水之氣上結而成却受日光經星却是陽氣之餘凝結者

鬼神

一九五條

橫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旣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下萬物萬事自古及今只是陰陽消息屈伸

問陽魂爲神陰魄爲鬼祭義曰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鄭氏曰氣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然則陰陽未可言鬼神陰陽之靈乃鬼神也如何曰魄者形之神魂者氣之神䰟魄是形氣之精英謂之靈故張子曰二氣之良能

眼魄也眼之光爲魄耳體也何以爲耳之魄曰能

聽者便是知鼻之知臭舌之知味皆是知不可

以知字爲䰟才說知便是主於心心但能知若

甘苦鹹淡要從舌上過如老人耳重目昏便是

䰟漸要散

問䰟附於魄氣附於䰟可如此乎否曰不是附䰟

䰟是形氣之精英今且說周禮言天曰神地曰

祇人曰鬼三者皆有神而天獨曰神者以其常

流動不息故專以神言若人亦有神但在人身

上則謂之神散則謂之鬼鬼散而静了更無形

故曰往而不返

陽䰟爲神陰䰣爲鬼鬼陰之靈神陽之靈此以二
氣言也然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凡氣之來
而方伸者爲神氣之往而旣屈者爲鬼陽主伸
陰主屈此以一氣言也故以二氣言則陰爲鬼
陽爲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
方伸者謂之神其旣屈者謂之鬼旣屈之氣亦
有屈有伸其旣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
天地人物皆然不離此氣之往來屈伸合散而
已此所謂錯綜言者也因問精氣爲物陰精陽
氣聚而成物此揔言神遊䰟爲変䰟遊䰣降散
而成变此揔言鬼疑亦錯綜而言曰然此所謂

人者鬼神之會也

晦菴先生語錄大綱領卷之十

三

宋板晦庵語録

附録上

太史范先生如圭字伯達居衡嶽長於舅氏文定之家學問淵源有自來矣繼魁別院後寓居建安建陽之溪南文公嘗請問之遂以女妻其孫元裕今長紫芝書院

問忠恕一貫之説

熹頃至延平見李愿中又問以一貫忠恕之説見謂忠恕正曾子見處及門人有問則亦以其所見喻之而已豈有二言哉熹復問以近世儒者之説如何曰如此則道有二致矣非也其言

適與卑意不約而合謾以布聞李丈名侗師事
羅仲素先生羅常見伊川後卒業龜山之門深
見稱許其奔從學久矣李丈獨深得其閫奥經
學純明涵養精粹延平士人甚尊事之請以爲
郡學正雅不復應舉而温謙慤厚人與之處久
而不見其涯鬱然君子人也先子與之遊數十
年道誼之契甚深
某蒙喻一貫之説深所願聞忠恕未可便謂之一
貫也正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
動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皆未可便謂之仁蓋由
此可至於仁耳惟曾子端的見得忠恕決可至于

一貫故直指以告門人無纎毫隱秘實欲其事斯
語也然則忠恕乃所以爲一貫何二致之有至于
一貫則固無有内外邊際廓然四通八達矣又云
向上一着却自頭上安頭也鄙見如此未知是否
更望明辨勿憚往復之煩所與原仲兄李愿中問
荅一貫始末幸全錄示三十年前嘗見羅仲素與
文定舅氏論春秋之書後又見先吏部稱之觀愿
中師友本原宜其經明行修矣恨未識之耳吾子
所論著與所知之佳士時以見告少慰孤陋乃區
區之懇
其嘗示及一貫之說愈深精確今復有問焉經所

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皆忠恕之義未審此是聖人之極致乎抑學者之事乎試深思之即可見矣更望明告勿憚往復之煩

熹前書所謂忠恕者乃曾子於一貫之語默有所契因門人之問故於所見道體之中指此二事日用最切者以明道體無所不在所謂已矣者又以隨在各足無非全體也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如曾子所言則聖人之忠恕也無非極致二程先生所謂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變化草木蕃者正所以發明此義也如夫子所以告學者與子思中庸之說則爲學者言之也故明道先生謂曾子所言與違道不遠者異動以天爾盖動以天者事皆處極曾子所以言者是也學者之於忠恕未免參挍彼己推己及人則宜其未能誠一於天安得與聖人之忠恕者同日而語哉若曾子之言則以聖人之忠恕言之而見其與夫性與天道者未嘗有二所以爲一貫也然此所謂異者亦以所至之不同言之猶中庸安行利行勉行之别耳苟下學而上達則亦豈有間隔哉

又蒙開諭忠恕之義見處甚高所守彌固尤深歎
服然忠恕一也而謂學者之忠恕未免參較彼己
安得與聖人之忠恕同日而語則是有二矣此愚
所以不能無疑也曾子之荅門人乃直指入道之
門欲學者之事斯語也子思有見乎此故述之于
中庸何不同之有

熹竊謂忠恕則一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
不異如孟子言由仁義與行仁義之別耳孟子
之言不可以謂仁義爲有二則某之言亦非謂
忠恕之爲有二也但聖賢之論各有所爲而發
故當隨事而釋之雖明道先生見道之明亦不

能合二者而爲一也非不能合盖不可合也强
而合之不降高以就卑卽推近以爲逺殆倚一
偏終必乖戾盖非理之本然則乃所以爲不一
也曾子專爲發明聖人一貫之旨所謂由忠恕
行者也所指旣殊安得不以爲二然核其所以
忠恕則其本體盖未甞不同也以此而論今所
被教問曲折可以無疑矣不識尊意以爲然否
若夫曾子所言發明一貫之旨其前書一再論
之皆未蒙决可否其請且有以明之盖忠恕二
字自衆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爲小事然聖人
分上無非極致盖旣曰一貫則無小大之殊故

也循天道至教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太虛無形爲道體而判形而下者爲粗迹也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不離日用之間二三子知之未至而疑其有隱則是以道爲形以日用爲忠恕粗迹故曾子於此指以示之耳此說雖陋乃二程先生之舊說上蔡先生又發明之顧某之愚竊未及此但以聞見知之推衍爲說是以不自知其當否每有請焉更願詳覽前書重賜提誨不勝幸甚

李愿中曰伊川先生有言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體會於一人

之身不過只是盡己及物之心而已曾子於日用處夫子自以見之恐其未必覺此是一以貫之之理者故卒然聞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於是領會而有得焉輒應之曰唯忘其所以言也東坡所謂口耳俱喪者亦佳至於答門人之問只是發其心耳豈有二耶若以謂聖人一以貫之之道甚精微非門人之問所可告姑以忠恕答之恐聖賢之心不如是之支也如孟子稱堯舜之道孝悌而已人皆足以知之但合內外之道使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精粗不二袞同盡是此理則非聖人不能是也中庸曰忠恕違

道不遠特起此以示人相近處然不能貫之則
忠恕自是一忠恕爾
某蒙録示亭原中所論忠恕引伊川之言曰維天
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竊
謂此乃忠恕之極致若夫初學之士則須由中庸
所謂違道不遠者入然後可以至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一以貫之何二之有曾
子直指以示門人而子思傳得其正矣但將諸經
典聖賢所言忠恕處類聚熟看深思而體認之則
自見矣

問論語疑義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熹謂信或不近義則言不可復而信近於義者又非必於復言也然言自可復而以動必趨義故也恭或不近禮則自貽恥辱而恭近於禮者又非期遠恥辱也然恥辱自不能及以有禮而不懾故也所因不得其人則不可以爲宗主因不失其親又非必皆欲宗之也然亦可宗矣以其人誠賢故也亦云者言不特可親而已雖宗

之亦可也

荅信與義異名恭未足以盡禮皆相近而已何以見其近惟有信者言必慮其所終未嘗一違於義何至於不可復哉恭者不侮人則人亦無而侮之此禮所以爲藏身之固也恥辱安得而及之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熹謂此庸言庸行之所必然非以干祿而祿在其中矣與孟子論經德不回者同意或謂告子張以干祿之道疑未安

荅孔子非教子張干祿甚明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熹謂不仁者中無所主樂則思驕約則思濫若有不能一朝居者而况於長久乎惟仁者心無内外遠近精粗之間所居而安者仁而已矣知者真知仁之爲美以爲利而必趨焉無物足以易之也知此然後可以久處約長處樂無入而不自得矣

答仁者求在我者也豈以窮約逸樂動其心哉不仁者求在外者也其處窮約逸樂也雖或暫能勉強而非出於誠心則濫與驕不期而自至

是可以父且長哉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熹謂此章諸家文義皆不甚通不知如何說爲

是

答聖人嘗以木訥爲近仁巧言爲鮮仁佞盖巧

言而木訥者也則仲弓之仁宜或人以爲不安

矣然古人自謙之辭曰不佞故說者謂佞爲口

才若仁人而又有口才是有德而又有言者也

庸何傷孔子因或人以不佞少仲弓故明言口

給屢憎之不仁以闢之謂不務德而徒事於頰

舌者也不曰不仁而曰不知其仁聖人之辭雍

容不迫每每如此再言焉用佞則不足尚之意深切著明矣

聞一知十聞一知二

問或謂顏子所以不可及正不在此子貢蓋失之故夫子亦以為弗如也　謂聞一知二者猶可以思慮考索而至至於聞一知十則非超然默會於言意之表者不能也不審孰是

荅恐當用後說

吾未見剛者

熹疑此語為宰予晝寢而發或以申棖對則棖吾夫子之所謂剛

答苟無以勝人慾之私則志不足以帥氣焉得剛

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問士民以公事至其宰之室不知所謂公事者何事也若邑之公事則非士民所宜與若身自有公事則滅明之爲人亦多事矣子游何賢爾也某謂此所謂召之役而往役也不知是否以周禮鄉大夫考之則賢者能者皆舍其後子游知滅明之深如此而召役之恐未安

答公事非若今所謂官司之事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事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

矣

問問知而荅之以此二句何以見其爲知務民之義者何事所以務之知何施設鬼神之爲德體物而不可遺知之何而遠之若謂此在外之鬼神不知鬼神有內外否

荅惟知天下國家之本而道之以德者乃能務民之義惟知幽明之故與鬼神之情狀者乃能敬鬼神而遠知斯二者可不謂之知乎所謂鬼神者即人所事天神地祇人鬼也樊遲嘗請學稼圃之事是不知務民之義也其於鬼神未免有瀆胥諂媚之蔽事雖不見於經觀孔子荅以

敬鬼神而遠之亦在於解其蔽也

何有於我哉 述而篇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子罕篇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問此兩章所稱皆庸言庸行理自當然何與於我哉某嘗爲此說近見所荅何監有知其義引此語意相近不知如何

荅呂與叔云我之道舍是三者復何所有黃繼道舊説吾之道如是而已外此吾何有哉觀夫子有言事公卿父兄勉喪事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與學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

之意則黄呂之説似得之矣且伊川解子罕篇
何有於我哉意亦類此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問或説遠暴慢鄙倍近信猶曰有諸中而形諸
外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只就有道者身上説
或説此三者皆物之應道之徵也有風動神化
之意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抑末也非君子所以
化民成俗之本矣兩説孰是
答動容貌出辭氣正顔色乃有諸中形諸外動
容周旋中禮也唯其如此故能遠暴慢鄙倍而
近信自物之應道之徵化民成俗之本

兩說相通不見其異也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此章舊說連上文自蘇端明范內翰吕吉甫始離爲一章蘇范謂此思賢而不得見之詩吕謂兄弟相遠之詩蓋小雅常棣之一章夫子以其不合而刪去之 近見洪伯山說據爾雅唐棣非常棣棣自是兩物非一詩也洪名居仁篤實之士專靜好李嘗從胡井二丈游

熹謂別爲一章於文爲便但三家所釋之意則有可疑者竊詳詩意止是覩物而有所思者如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迩其人甚遠之類夫子引之而斷章取義以明學者之志於道則異於是矣欲之則至何遠之有哉此或逸詩或刪去者皆不可知也然文意在彼而起義在此亦詩可以興之意

按論語疏謂唐棣爲郁李嘗觀其花稠密盈條冝其以興兄弟也然其開也皆相背外向所謂偏其反而也猶周之同姓分封諸國棊地異處手足之情寧不思念其如遠何哉仲尼因此詩章句而發明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蓋如唐棣之華其蒂所著實同拔條思而及此不亦

近乎于以明兄弟之恩求道之要無不切當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問此章或連上文或自爲一章未知孰是
荅似可以連上文爲一章
迅雷風烈必變
問禮曰若有疾風震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冠而坐所以敬天之怒也此章所記文相類而旨意不同不可不察也盖聖人與天地同體其慘舒動靜相爲流通無彼此之異故天地之氣變於彼則吾變於此有不期然而然者此樂天者之事敬天之怒不足以盡之

答禮記論語之文相類旨意亦未見其不同所謂聖人與天地同其體其慘舒動靜相為流通無彼此之異故天地之氣變於彼而吾變於此有不期然而然者此義甚妙但不必以樂天二字結之云爾則敬天之怒亦何害其為樂天也

問論語疑難

熹問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善人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自達者也苟不履聖賢之迹則亦不入其奧善人不為不善者也

荅大舜孳孳取諸人以爲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顔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善人之道學者之所由也子張可謂切問矣然其爲人狂且過之則有不循軌轍之僻故荅以必踐迹然後能入於室室道之極致學者所歸宿也

問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知未出門使民時如何

荅仁人心也惟敬可以存心出入起居未甞不敬出門使民時言其與物接之際耳苟有時而不敬則安能如見大賓如承大祭也

問孟子疑義

熹問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夫浩然之氣雖曰至大不可揜至剛不可屈以直而無曲養之而無害則亦存乎一體而已安知其能塞于天地之間乎夫道一也義亦道中物也何以言配義與道其謂養成浩然之氣然後可以合于道義乎其謂已有是氣與道義相配乎則氣自氣義自義道自道反成三物矣又曰是集義所生者則氣又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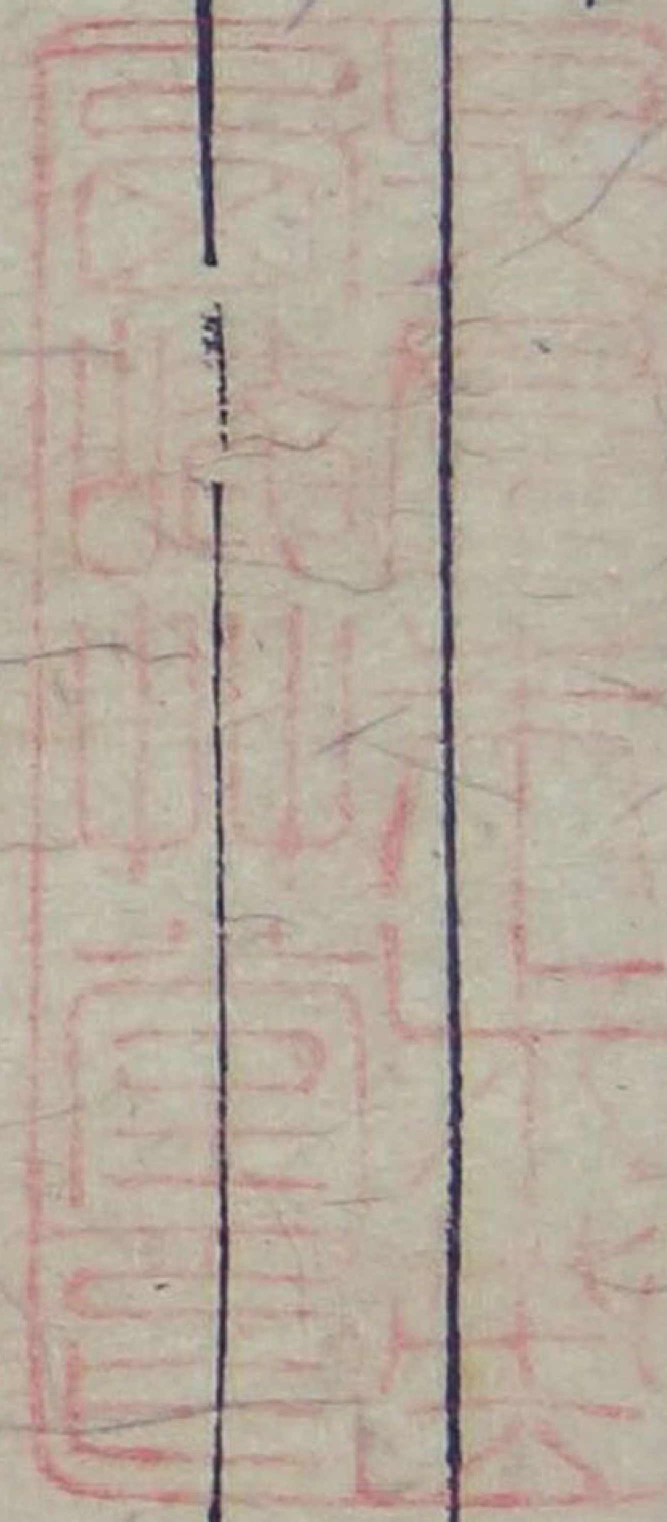
本乎義者何以不言道

荅通天下一氣耳其本在於吾身順理以養之固可塞于天地之間不然何以一身之微而能感格高厚至於甘露降醴泉出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義即道也别而言之則人所共由之謂道事得其宜之謂義在我者無不得宜則自反而縮所以養吾浩然之氣者至矣斯氣也雖所固有然養之則生害之則喪故云集義所生

問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堯舜湯武均聖人曷爲一言性之一言身之性之者得非以其孝悌之至乎身之者得非以其仗仁義而

征伐乎然則身之者不若性之者不思而得不
勉而中也何以亦謂之聖人
答堯舜爲天下得人揖遜而治自然之性莫之違
也湯武征伐非其本心特以身任天下不得已焉
尒性之身之雖不同及其成功一也故皆謂之聖
人若夫仗仁義則霸者之事也
問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
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
之言近自目前而道德存焉此言近而指遠者
也
答卽心是道豈他求哉以此言之可謂近矣斯道

也極乎天蟠乎地放諸四海放諸萬物無所不通
其文之説如此帶所以束腰腹者也而心處乎其
上腰腹近在吾身自心觀之猶以爲遠所謂不下
帶者明其近之甚耳



問中庸

問中庸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夫狂狷者反中庸之類也孔子何復有取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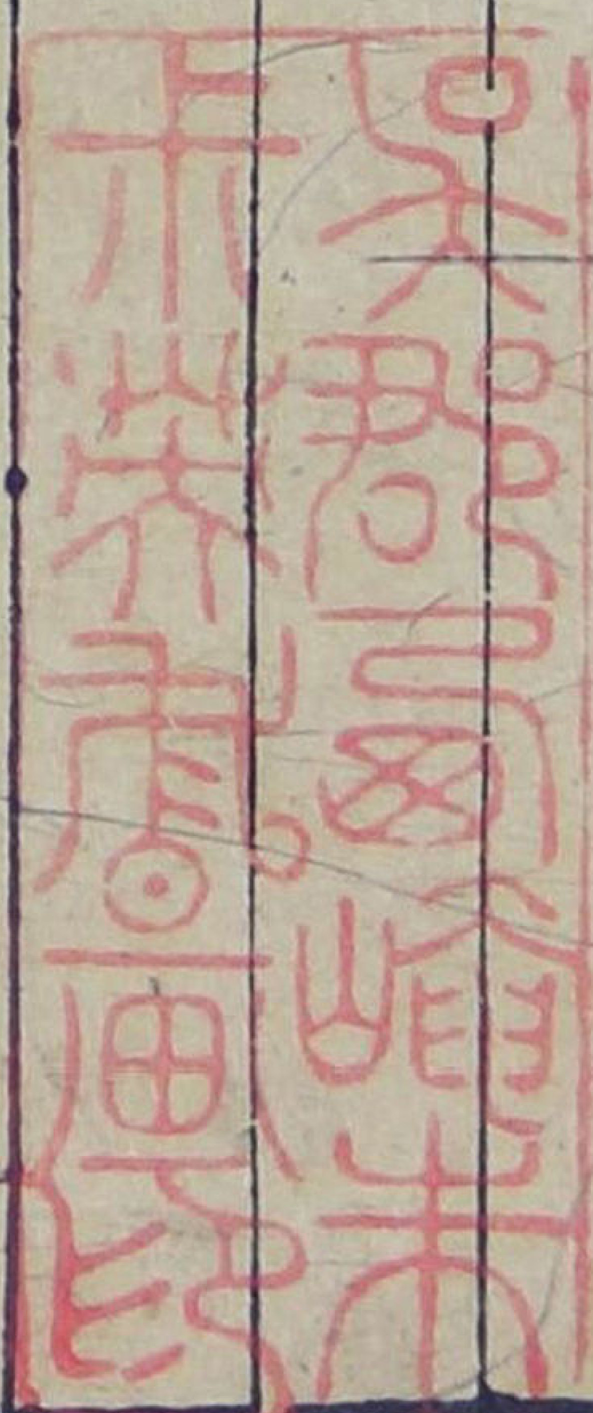
荅小人無所執守恣縱妄作而自以爲中庸實則相反狂狷性有所偏爾儻能俯就企及猶可以至於中庸也

問乾坤二卦

問易有六十四卦俱有六爻而乾坤二卦獨多

用九用六何也卦各有彖象諸卦之彖象皆居爻之前而乾之彖象獨居爻之後又何也諸卦之爻下復有象曰而乾獨無又何也

荅乾坤二繼卦六子之父母六十二卦之祖故有用九用六與它卦不同古易上經下經彖象文言上繫下繫序卦說卦雜卦各爲一篇謂十翼後儒分彖象各在逐卦爻之下以釋經獨留乾一卦存舊體也



荅朱元晦小柬

讀書惟恐不能無疑疑而思思則有通之理承喻去歲看論語近十篇其間疑處極多非篤志不及此幸令念德一一録寄衰老雖益愚當試思之或有管見則以求正於賢者近所著述皆願見之

浙學之辨

荅呂祖儉帖　荅潘景愈帖

荅孫應時書

先生還自浙中見其士習馳騖於外每語斈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斈之誤以爲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尽性而談世変舍治心脩身而喜事功大爲斈者心術之害極力爲呂祖儉潘景愈孫應時輩言之按荅呂祖儉帖云大抵此斈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

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若通古今考事變則亦隨力所至惟廣增益以爲補助爾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光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又帖云須來議論一變如山移河决使學者震蕩回撓不問愚智人人皆有趍時徇勢馳騖功名之心令人憂懼故不得不極言之○答潘景愈帖云某以目昏不敢着力讀書閑中靜坐收

欽身心頗覺得力六國表議論乃是衰世一種卑陋之說吾輩平日講誦聖賢何爲却取此等議論以爲標的恐是日前於根本上不曾大段用工而便於討論世變上着力太深所以不免此弊向吝子約書亦極言之正恐赤幟已立未必以爲然耳某老矣不復有意於此世區區猶欲勉率同志之士熟講勤行以趨聖賢之域不謂近年議論蠭起高者溺於虛無下者淪於卑陋各就已見不合至公使人憂歎不知所以爲計而今而後亦不復敢以此望於今世之人姑抱遺經以待後之學者○又答孫應時書云近

年彼中學者未曾理會讀書修己便先懷取一
副當功利之心未曾出門踏着正路便先取落
草由徑之計相引去無人處私語密傳以爲奇
特直是不成模樣故不得不痛排之耳○永康
陳亮同甫以文雄浙間自負王霸之略而任俠
豪擧先生去歲嘗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並
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以風切之
是年秋同甫始有書來辨難先生數書往復極
力開諭同甫未嘗不心服焉按同甫最後有帖
云祕書之斈至公而時行之斈也祕書之爲人
掃盡情僞而一於至公者也故亮獨歸心於門

下有公則無私私則不復有公王霸可以雜用則天理人慾可以並行矣亮所以縷縷者不欲更添一條路所以開拓大中張皇幽眇而助祕書之正學也豈好爲異說而求出於祕書之外乎○先生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



鵝湖辨論

淳熙乙未先生餞東萊至鵝湖陸九齡子壽九淵子靜劉清之子澄來會相與講其所聞二陸俱執己見不合而罷

鵝湖辨論今無所考按是時陸子壽有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如今陸子靜和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最靈心涓流積至滄浪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

處眞僞須先辨只今先生和云德業風流夙所
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
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
却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以詩觀之
則學之同異可略見矣其後子壽頗悔其非而
子靜終身守其說不變○按東萊與先生帖云
陸子壽前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翻然以鵝湖
前見爲非甚欲着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相識
中甚難得也先生答云子靜似猶有舊來意思
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回思鵝湖講
論時氣勢今何止十去七八耶子壽歿東萊又

有帖云陸子壽不起可痛篤學力行深知舊學之偏求益不已乃止於此於後學極有所係也○先生祭文亦曰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予學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瑩於胸次卒紛激乎談端徐度兄之不可以辨屈又知兄必將反而深觀遂逡巡而旋返悵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予言之可懷逮予辭官之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

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東萊又有帖云子静留得幾日鵝湖氣象已全轉否若只就一節一目上受人琢磨其益終不大也先生荅云子静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病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如此即只是定本某因與説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統論爲學規摹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爲多是邪意見閑議論故爲學者之病某云如此即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着邪字閑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

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却說上面整頓方始說得
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槩揮斥其不為禪學
者幾希渠雖唯唯然終亦未有窮已也觀此則
陸氏兄弟後來所向不同亦可見矣

無極之辨

荅陸子韶子美書

荅陸子静書

李方子跋象山遺言後

程端蒙責子静書

初子静之兄子韶子美嘗有書與先生言太極圖說非正曲加扶掖終爲病根意謂不當於太極上更加無極二字先生荅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以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虛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又曰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子美不以爲然而詆濂溪不已是夏子静自謂其學步進因爲之

申其辨以詆濂溪第一書有曰易之大傳曰形
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
陽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極乎極者中也言無極
則是言無中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
無極二字出於老子聖人之書所無有也先生
荅書有云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
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爲形而上
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
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
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
雖名二物實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正

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甞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甞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如老子復歸於無極乃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子静第二書有曰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徼直將無字搭在上

面正是老氏之学豈可諱也先生荅書有曰詳
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
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子細着
眼未可容易譏評也以欲奉報又恐徒爲紛紛
重使世俗觀笑旣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学者
終無所取正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子静再
書其辭益憤先生荅之以爲凡辨論者亦須平
心和氣子細消詳反覆商量務求實是乃有歸
着如不能然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
之詞以逞其忿懟不平之氣則豈有君子長者
之遺意乎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

尊所聞各行所知無復可望於必同也言及於
此悚息之深〻時程端蒙嘗移書責子靜曰閤
下之學偏而不正端蒙屢以責老先生不能正
色明辨如孟子之於楊墨而其逡巡寬厚終欲
挽閤下而回之此真聖賢愛人之度量而閤下
曾莫之察不自反己而務以言語相軋意氣相
傾不能平心定氣雍容辨詰以求真是之歸顧
乃若市道之人遇小利害有所不平則喧爭鬬
擊言色俱厲焉有學聖賢之學而有此等氣象
哉甚爲閤下不取也閤下之學疑似足以惑人
頗爲後生所尊仰願黜其私意平觀此理必求

講明以歸於是庶不終自誤而亦不以誤人孔子曰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愚於閤下深有望焉子靜閱其書怒而焚之○李方子跋象山遺言後云象山之學其所謂賢智之過者與今觀是編亦可槩見言心而不及性則理之存於吾心者弗之察矣是其所謂心者特精神之運動而已言知而不及行則理之在於綱常日用間者弗之察矣是其所謂知者特空寂之悟脫而已大本旣失言益偏駁故以持敬爲杜撰則是聖賢敎人以敬爲入德之門者皆爲欺天下後世也以實學爲意見則是聖賢敎人思

索論辨體驗充廣之功皆爲正理之障礙也以
傳註爲榛塞以文義爲蝨蟲則是顏子不必博
文孟子不必詳說而凡章句訓詁皆可一舉而
盡棄之也以往言大訓爲先得我心之同然則
是聖經賢傳但爲我心之印證不必就此而觀
亦可以有得也以己之未克則雖自命以仁義
道德之期以至聖至賢之地皆其私則是宰者
未至乎仁而不可有求仁之心未至乎聖而不
可有希聖之心苟有是心則皆爲己私而不可
不克也嗚呼豈其內錮於異端之實而外託於
儒道之名欲求所謂語言道斷心行路絶者而

姑文之以是說者耶伊洛大賢倡明絶學其功不在孟子下矣乃以爲不足與斯道之傳自謂孟子之後其傳獨在己也孟子之學果若是乎若乃晩歲太極之書挾忿懟之氣肆荒蕪之辨則雖其門人高弟之爲是編亦不得而載矣彼其自謂全而實偏自謂精而實粗自謂正而未免於邪旣以自誤又以誤人絶升高自下之塗起欲速好徑之弊妄意躐等一超直入其蔽也爲狂躁爲誕傲爲侮聖言爲蔽淫邪遁而不自覺愚切懼其爲陷學者之大坑大穽也不得已而書其後

答程珙問仁義之説

戊戌先生辭朝至玉山邑宰司馬迒請爲諸生講説辭不聽乃就縣庠賓位因學者所請問而發明道要聞者興起迒刻其語以傳于世

熹蓋聞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故聖賢教人爲學非是使人綴緝言語造作文辭但爲科名爵禄之計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而推之以至於齊家治國可以平天下方是正當學問諸君肄業于此朝夕講明於此必已深

有所得不然亦須有疑今日幸得相會正好商量彼此之間皆當有益時有程珙起而請曰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却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曰孔孟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今且當理會何者爲仁何者爲義曉此兩字義理分明方於自己分上有用力處然後孔孟之言有同異處可得而論如其不曉自己分上元無功夫說得雖工何益於事且道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物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爾故性之所以爲體只是仁義

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爲性者五其說最爲得之却爲後世之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眞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眞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撙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

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恭敬智者爲
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脉不相殺亂所謂情也
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
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
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
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
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
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
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
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

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
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
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
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
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
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
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
言仁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
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
出來爾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
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乎

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爲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爲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横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功夫處矣珙又請曰三代以前止是說中說極至孔門荅問說着便是仁何也先生曰說中說極今人多錯會了他文義今亦未暇一一詳說但至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到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賢於堯舜於此亦可見

其一端也然仁之一字須要於自己分上實下
功夫始得若只如此草草說過無益於事也先
生因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而遂言
曰所謂性者適固已言之矣今復以一事譬之
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
官之有此職朝廷所命之職無非使之行法治
民豈有不善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
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
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爲物有清濁
昏明之不同禀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欲之累則
爲聖禀其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欲之

累而能克以去之則爲賢稟其昏愚之氣又爲
物欲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爲愚爲不肖是皆氣
稟物欲之所爲而性之善未嘗不同也堯舜之
生所受之性亦如是爾但以其氣稟清明自無
物欲之蔽故爲堯舜初非有所增益於性分之
外也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強爲識得
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善底模樣子而凡吾日
用之間所以去人欲復天理者皆吾分內當然
之事其勢至順而無難此孟子所以首爲文公
言之而又稱堯舜以實之也但當戰國之時聖
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

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往
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
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善之萌芽也故
孟子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
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
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
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況善乃人之
所本有而爲之不難乎然或氣稟昏愚而物欲
深固則其勢雖順且易亦須勇猛着力痛切加
功然後可以復於其初故孟子又引商書之言
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但悠悠似做不做

則雖本甚易而反爲至難矣此章之言雖甚簡
約然其反復曲折開曉學者最爲深切諸君更
宜熟讀深思反復玩味就日用間便着實下功
夫始得中庸所謂尊德性者正謂此也然聖賢
教人始終本末循循有序精粗巨細無有或遺
故才尊德性便有箇道問學一段事雖當各自
加功然亦不是判然兩事也中庸曰大哉聖人
之道洋洋乎發育万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礼
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故曰苟不至
德至道不凝焉是以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学致
廣大而尽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

篤厚以崇禮盡道之爲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盡其小其曰致廣大極高明溫故而篤厚則皆尊德性之功也其曰盡精微道中庸知新而崇禮則皆道問學之事也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爲主然於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要當有以使之交相滋益互相發明則自然該貫通達而於道體之全無欠闕處矣今時學者心量窄狹不耐持久故其爲學略有些小影響見聞便自主張以爲至足不能遍觀博考反復參驗其務爲簡約者既蕩而爲

異學之空虛其急於功利者又弱而爲流俗之
卑近此爲今日之大弊學者尤不可以不戒
子按此乃先生晚年教人真切之訓故具録之

門人勉齋黃榦述

嘉定丙子仲秋上丁之翌日同舍諸賢會于先師之祠下祀事畢俾某講明先師教人之意愚不肖何足以當此重念廢學日久政有望於講習之益故敢僭言之竊謂先師之道本諸無極二五流行發育之妙具諸天理人心常行日用之間存之則爲聖爲賢去之則爲下愚爲不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躬行於上孔子孟子濂溪二程講明於下迨我先師剖析毫釐窮極幽眇推明演繹炳如日星爲學者慮至深切也至其

教人之方則曰居敬曰窮理曰力行此又其諄諄反覆而屢言之者所讀之書則先之以大學次之以語孟而終之以中庸其爲科級則又皆可循序而進也從遊之士亦嘗從事於斯矣夢奠之後篤信力行者不無其人其間亦有如某某之類棄其所學自負初心者可不深求其故耶趨向卑而立志之不高私欲昏而信道之不篤尋行數墨而見理之不明入耳出口而反躬之不實此其所以粗有所聞而不能朞月守也嘗試思之一命之爵人未有輕辭之者十金之産人未有輕棄之者以其可貴也聖賢之道其爲

可貴豈直一命之爲千金之産哉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聞堯舜禹湯數聖人之道居禮義之國而得大賢以爲之依歸豈可不講之終身而遽忘之乎昔者孔孟之數人曰守死善道曰舍生取義夫死生亦大矣至於道義之可樂則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則於聖賢之道如飢者不忘食渴者不忘飲行者不忘歸病者不忘起猶未足以諭其切也如是則無負於先師之門矣不然則隨波逐流醉生夢死卒爲一世庸人而不自覺也豈不深可哀也哉此則愚不肖之所深病敢布露之以庶幾君

子之見敎焉

右竹林精舍講義

文公年譜序

門人果齋李　方子

先生之道大矣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高弟黄榦論次事狀辭嚴義密敢摭綱要綴以管穴繫語下方其辭曰　先生以命世之資負離倫之識年十有四即慨然有求道之志内攷諸典籍外參諸師友未得其要出入於釋氏者亦既有年及見延平先生與之往復其論欣然會心始信吾道之自足而惡異學之亂真由是復取聖經賢傳而講求之研精覃思夜以繼日微無不析深無不窮延平蓋屢有起予之嘆焉至於真

積力久功崇業鉅則延平之所未至者亦皆有
以自得之上自羲文周孔羣聖相傳之統以及
我
朝周程張邵諸老先生繼絶之緒下至古今諸
儒訓釋發明片言一善之長莫不包羅合輯融
釋貫通以協于一而會其歸蓋天地之純全古
人之大體至是毫髮無遺恨矣先生之道之至
固非小子所得而闡也嘗竊論之太極之妙立
乎二氣五行萬物之先而行乎二氣五行萬物
之内蓋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抵也人之生也
全而得之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

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而心兼統焉凡散而見於五典五禮庶物庶事之間固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不容已者是則所謂道也斯道也無物不有大至於天地之運小至於一塵之微不能外也無時不然遠至於古今之變近至於一息之頃不能違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不見其有餘也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不見其不足也是故散一爲萬則條流脉絡粲然而不可亂歛萬爲一則融會通貫渾然而不能離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人極立而下與天地參矣先生之道至其與


北京圖書館藏

